

我的童年叫有谷

■谭 歌

一九五四年农历三月的一天,寅卯时分,天不时响着雷,雨特别大。娘生我有些难产,爷爷叫我姑姑在屋外挂了蓑衣,没多久我便生了出来,接生婆帮我剪了脐带,包裹好后,天刚好亮。那时姑还小,不敢去挂蓑衣,还挨了爷爷一记耳光。现在姑姑八十好几了,还常常同我翻这话说,在姑姑的心里,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我和我哥的名字是都是爷爷起的。我哥生的那年,家里粮食丰产,起名余粮。余粮有谷,我就叫有谷。1965 年秋季开学前,我去父亲学校玩,回时父亲特别叮嘱:“这学期你把名字改成友贤,友好的友,圣贤的贤。”从此,这个名字一直与我相伴。

我的脑海里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,三岁以后记的事也断断续续。

我三岁那年,娘带着哥和我随父亲在银溪附中侧边检堂居住。一天,娘打了半脚盆温水,放了点消毒药粉,水成红色。我把脚放进水里,两只脚从脚踝到膝盖用黑布包裹着,干痛……长大了才知道,那是生了脓包疮。

1958 年入食堂,老家泮堂是个几横几正的大屋,腾出来给大队用。大队部设在“涛伯”、“根伯”家里,食堂办在“该爷”和“桐爹”横屋。把横屋中间的墙拆了,屋很长,墙上贴着大红标语。我同哥在食堂吃饭,那年三弟友林一岁多,是否和我们在一起,我却记不得了。饭用碗蒸的,按年龄大小定量,我是小碗,哥的碗稍大,大人的碗再大些。开始还好,因为刚入食堂时,各家各户的粮食、猪、鸡和菜都集中到食堂,饭不缺,咽饭菜也有,过年过节还有少量的肉。后来慢慢不行了,饭分量少又稀,有人发牢骚。后来,食堂越发艰难,蒸的饭里夹着干萝卜菜或鸡白菜,不像饭也不像粥,多半是水。领饭的时候,个个哭丧着脸,摇头叹气。我那时每天的定量是十六两称二两米,合现在一两三钱样子。孩子吃长饭,半饱都没有。

1960 年更加艰难,生产队种的田,品种不纯,又没肥料,草比禾高,产量很低,队里分的粮食过了年几乎不剩。春季来时,山里只要有能吃的野菜,如夏枯草、莴苣草、糯米草、蒲公英、艾叶草等,各家各户就会争相去采摘,做成粑粑团团当主食。

父辈兄妹六个,父为长,与爷爷奶奶分灶吃饭。四弟没出生前,我们一家五口。娘多病,做不得体力活,父亲有工资,也只能买一担白萝卜。每餐用萝卜丁拌点米煮饭,多吃了几餐,我吃不下。哥吃不下就发脾气,气得娘哭,娘哭,兄弟

们跟着哭。其实,有萝卜吃还算好的。家里经常断米,借米是常事,断米了,娘就会拿着个脸盆出去借。那时候穷能帮穷,只要有米都会相互腾拔,借到米还好,空盆子回来就得捆着肚子饿,一两餐不动锅子是常事。

没有吃的,我会翻遍家里的柜子抽屉,坛坛罐罐。娘听到响动,就会喊:“徕几呀,你莫再翻嗒,还翻些都是空然,屋里如果有东西,哪会不得你呷咯?”

那种日子过去一天算一天,大人们常有一句话:日糊日,餐糊餐,日子总会过去,不得过来。以此自我安慰。

不记得哪一年,大队部搬到槽门口,队里插了丘藕,藕都在屋门前塘里洗。大人洗藕的时候,总会有几个孩子在旁边盯着看,口水都要流出来。有好心人也会丢给孩子一个手指大的嫩尖尖吃。有一天,我看见塘对面瓜兜边飘着一些白色的藕根根,想去捡来吃,可就是那些根根,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。不记得怎样到的塘边,也不记得怎样落的水,我只记得手脚在水里乱抖乱爬了一阵。冥冥中,我站在塘边菜土行子里,周围站了很多,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人从塘里救了上来。后来才知道,救我的人,是住在槽门口丁一奶奶和在大队办公的房叔谭帮银书记。这几年回老家祭祖,我都会在两位的坟前作几个揖,以感谢两位的救命之恩。

娘每年都会为我们兄弟每人做一双新布鞋,大年初一穿新鞋喜庆。娘的针线功夫特好,做鞋的每道工艺都很讲究,在泮堂数一数二。一双鞋穿一年,小时走路爱踢滑梯,鞋不经穿,夏天一般赤脚走路,路大多是石板铺的,高高低低不平,天太热时,石板烫脚板,烫得一步一跳。冬天上学,没有套鞋胶鞋穿,遇到雨雪天,把布鞋提在手里,赤脚走到学校。老师会准备一脚盆冷水,让同学们洗脚穿鞋,几百号人,共那盆水,又冷又是泥,胡乱洗洗,和水穿到鞋里,冷得打颤,牙齿嗑嗑地响。

七岁那年,为队里放牛,我放的是一头小黄牛。那时候连牛都苦,队里山少草少,牛崽崽没草吃时走路快,在后面用头抵背身,催我走,牛也知道要往有草的地方走。牛善良,勤劳,是人类好朋友,力气大却不伤人。有一次,大水牛要去跟牛打架,急匆匆撞倒我,从我身上走过,但脚却不踩我,要不是牛脚下留情,后果不堪设想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穷家也穷,我在苦水里泡了好多年。而今,国泰民安,丰衣足食。当年懵懂无知的孩子,转眼间已近古稀。往后余生,平淡、简单、健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!

词二首

■何衡昭

洞仙歌(黄庭坚体)·老同学相逢

望江观岳,却千秋依旧。若忆人生可回首。也曾经、同学几载正青春,天涯处,鞭执黉门职守。

解甲何须恋,只是相逢,怀念湘堤雪屏柳。“大福”会,已稀龄,侃侃谈谈,离亭宴、且当推酒。待持板今敲,《洞仙歌》,再意合情衷,福安身寿。

心里的老屋

■曾艳兰

一直以来,为了生活,天南地北四处走,老屋是我心头的归宿,是我温馨的回忆,是我梦里的惆怅,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十年前,一条规划新增大道要从老屋穿过,两百年老屋的命运就在那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的高速直行大道。白天黑夜,一辆又一辆货车从老屋原址地呼啸而过,奔向远方。

我在记忆深处努力还原当年老屋的模样。老屋高高的屋檐向上翘起,上面雕有动物的图案,有用来镇宅的龙虎什么的。在柱子和梁房之间,是木质结构的斗拱。老屋台阶两边立着两根三个小伙伴手拉手才能抱住的粗柱子,在柱子下面垫放着两块 20 厘米高的圆柱形的石头。门两边卧着两座石狮子。老屋的门槛很高,大约到了大人的脚膝盖处,两扇木门厚重得很,门高约五米,一个小孩子想要推开它,要用很大力气才行,老屋的门打开时会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。在老屋正对门的那面墙上,是神堂位,离地三米多高,摆放着祖先的神牌位和香炉,在两边竖写着繁体大字。老屋的左边有一座石磨,石磨的上方有两根长长的灰色的粗麻绳,从老屋的横梁上面垂下来。推磨时,麻绳绑在磨杆上,减轻推磨重量并起到支撑作用。老屋右边放有犁、耙、风车等农用工具。老屋的门一般都是关上的,只有祭奠祖先,有老人过世需要在老屋停棺,举行丧礼,或需要拿农具或磨米粉时,才会打开此门。

老屋是我的曾祖父呕心沥血的杰作,曾祖父是长工,是帮地主种田的贫农。地主田地众多,遍布几十里远。地主有一年派曾祖父到老屋这里来种田,那时,老屋这个地方全是田和山。曾祖父看到此地后有靠山,前有河流和大片的农田,山清水秀的,根据他自己的眼光判断,觉得在此建房,后代会人丁兴旺。于是,他毫不犹豫地掏出所有积蓄买下了这块地。为了建老屋,曾祖父在赤日炎炎的酷暑下挥汗如雨,头顶满天星,日夜不停地从田里挖泥拌浆,削成稠泥,打成土砖,再摆在空地晒干。秋天,曾祖父一次又一次地从很远的山里买回树木,用牛一根一根地拉回来,再整成建房的木梁;冬天,从山里四处找寻石头烧成石灰……

曾祖父千辛万苦,费尽周折,经过几年时间,终于把所有的建房原料都备齐了,然后又四处请人帮忙,最终盖起了老屋和几间居住的厢房。曾祖父在此安家,果然人丁兴旺,生了我们的六位祖父。后来世道有变,为了躲避日本人抓壮丁,有几位祖父逃到了外地,最后,他们又各自在外地安家落户。如今,祖父们的子子孙孙开枝散叶,遍布各省。如果我们都是曾姓氏的话,说不定,我们的曾祖父就是同一位。

老屋建在离河不远的地方,这两百多年来,小河发过多次洪水,老屋却从没有一次被水淹过。在我印象里,记得 1998 年和 2004 年发洪水的情景。那时,河水淹了周边七八百米远的所有村庄和田地,好多房子也被水淹

了。但我们这座老屋,离河只有二百米远,却一直安然无恙,从没淹过,为什么?就是曾祖父选的地势好,老屋这块地势比河面高出几十米。在那样的旧社会,有好多贫农人家都吃不上饭,睡的也大多是茅草房,能盖上如此高大的老屋,还如此有眼光地挑选宅地,我不得不赞叹曾祖父的能力和智慧。

老屋的一墙之隔就是北厢房,另一墙之隔是南厢房,老屋外面是空旷的晒谷场,晒谷场紧挨着的地方是几棵高大的枣树。春来花开,我们几个小孩常在晒谷场里玩。有时见老屋门没锁,我们就大胆地推开那两扇厚重的大门进去玩游戏,我们在那里玩捉迷藏,用推磨的那两根粗麻绳吊着荡秋千,还用布蒙着眼睛玩捉人……几个人一会儿跑到晒谷场,一会儿跑到老屋,玩得不亦乐乎,笑声回荡在老屋的各个角落。

每年清明节、七月半(中元节)、除夕等重大节日或纪念先人的日子,老屋就有人进进出出。那时,高高的案头上放着牌位,两根特粗的红烛点燃了,鱼肉鸡水果摆上了,大家焚香敬祖,烧纸化衣,虔诚地跪拜祖先神位。这个时候,我们小孩子也学大人的样子毕恭毕敬地做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长大了,离开了村庄,东奔西走,各忙各的,没时间回来,更没空再去看看老屋。后来,有的人在外地安了家,有的在城里落了户,此后的一段时间里,除了退休在家的父亲偶尔去老屋那里溜达,就再无其他人去了。

2008 年,我回来,去看老屋,老屋笑得露出了没有牙的嘴,那厚重的两扇木门的颜色被风雨剥落了,只留下原木色。结实厚重的木门上凹一块,缺一块,像受伤过的疤痕。老屋老了,岁月沧桑,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,不只刻在人脸上,也刻在老屋墙上。老屋的土墙上出现了条条裂纹,也时不时见大块的土灰从墙上掉落下来,房梁脱落的脱落,破损的破损。阳光透过残缺的瓦缝,洒落在老屋里。老屋网状的蛛丝和蜘蛛随处可见,在屋角,在房梁上,在瓦楞上。老屋地上全是厚厚的灰尘,很久没用的农具上也落满了灰土。

当我再次回来时,老屋消失了,连同老屋一起消失的还有东西厢房子,包括晒谷场和枣树的整座院子。曾祖父在二百多年前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才建成的老屋,最终在时间和岁月面前,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最后剩下的唯有我脑中好不容易寻找到的那一点点记忆。在岁月的星河里,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渺小,我心里掠过一阵说不出的情愫。

岁月让老屋消逝了,家乡一切都改变了,但思乡之情却永远不会改变。我深情地爱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,它融入了我的血液,成了我无时不在的呼吸,我不知哪一年哪一刻才能重回家乡,再踏入老屋那块土地。老屋,陪伴我成长生活过的地方,留给我太多的不舍和眷恋,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,我用笔写下这段文字的同时,我更加深切地思念着我的祖辈们,思念着那座走过几代人的老屋。

老屋不在,但一直会在我心里,因为,只要人在,乡情在,老屋就会一直在。

广告

拍 卖 公 告

受委托,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 9 点 38 分在衡阳县政务中心四楼会议室对一批逾期交通违法行为(其中:二轮摩托车 1539 辆、三轮摩托车 27 辆、小型轿车 29 辆)依法进行整体公开拍卖。拍卖参考价:52.144 万元。

竞买人必须具备报废汽车回收资质。凡有意竞买者,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19 日 17 点前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索取拍卖文件资料,实地察看拍卖标的物,交纳 10 万元

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,办理竞买登记手续。

以上标的物以现状进行拍卖,展示地点:衡阳县邦田停车场(衡阳县西渡镇咸中亭村三俊组),展示期间:7 月 8 日—7 月 19 日,拍卖的有关规定及未尽事宜详见报名时领取的有关资料。

联系地址:衡阳县西渡镇鸿麒现代城

联系电话:17726165602 梁先生

衡阳市丰泰拍卖有限公司

2022 年 7 月 8 日